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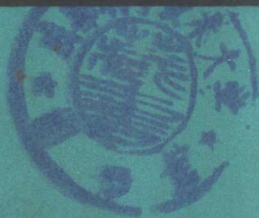
760603

0318

4422

1984

短篇小说选



部科学技本大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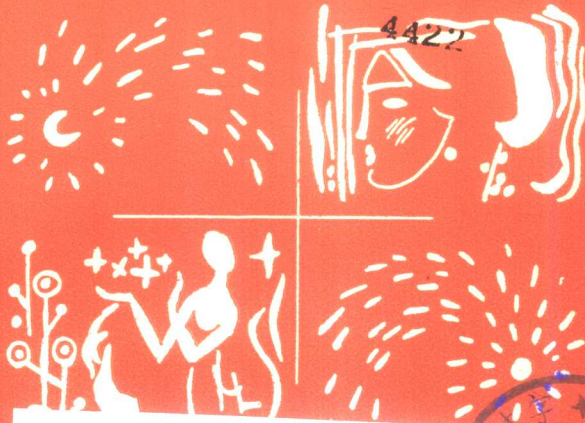
技 术 书

760603

0318
4422

0318

4422



F110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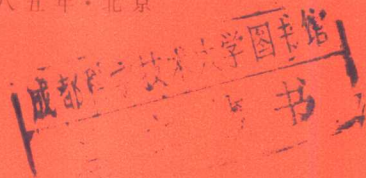
一九八四年短篇小说选

肖德生 阎纲 编选
傅 浩 审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一九八四年短篇小说选

1984 Nian Duanpian Xiaoshuo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532,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3 $\frac{3}{4}$ 插页2

1985年3月北京第1版 198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70,800

书号 10019·3783

定价 3.25 元

小 序

从一九八〇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短篇小说年选本，时至今日发行情况不错，读者欢迎。我们要在这些年选本的基础上编好一九八四年短篇小说选，以不负众托。

“选集所收作品，力求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题材、风格和手法的多样，以及作者代表性的广泛”，“选集目录，以作品发表的先后为序”，《编选说明》中的这些规定，我们照办。

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选出作品三十余篇。这些作品大体上代表了今年短篇小说创作的水平。一旦遗珠，当拾遗补艺。

时值十月，八四年还没有过完，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今年短篇小说的艺术水平不下于去年，短篇小说创作仍在持续发展。近几个月来，情况比年初还要好。改革热潮的兴起，五月份六届人大全国二次会议的召开，改革形成破竹之势，民情大振，明显地推动了短篇小说的创作。改革题材创作的数量增多，质量提高，是今年短篇小说突出的特点。

短篇小说作家对改革题材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今日的改革正在改变亿万人的经济生活和感性世界；同时，他们对其他各种题材也不忽视。八四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在题材、体裁、风格、形式诸方面，仍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这是我国短篇小说创作正常化和日趋成熟的表现。

明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将在今年的坚实基础上继续发展。

明年的短篇小说在不忽略题材多样化的情况下，将对改革题材更加重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大地全面铺开，民生、民情、民风之大变，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最新的一页，必然要使短篇小说的创作充满燕赵之气和风雷之声。我们仍然着眼质量的提高，要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美学观点和艺术观点的统一。在改革题材的短篇小说中，作家比较注意人物的刻画和人物关系的描写，但远远没有作到对人物典型的刻画和对现实关系的深刻描写。短篇小说作家对当代英雄——气冲牛斗的改革家缺乏深入的了解。短篇小说作家的心胸也不够开阔，思想还不够解放，对改革的现实和远景缺乏宏观的眼光，缺少雄图大略。这一切，都将随着作家们对三中全会精神的深入领会和对改革生活的躬躬亲历而迅速改观。

改革文学，即改革题材文学的含义应该广泛。凡直接或间接触及改革生活和富有改革精神的文学，都在此列。

明年是非常重要的年；明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可望有个大的丰收。

编者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六日

目 录

龙兵过	邓 刚 (1)
打鱼的和钓鱼的	金 河 (35)
再会, 小镇	汤吉夫 (53)
丹顶鹤的故事	[满族] 边玲玲 (72)
六月的话题	铁 凝 (86)
干草	宋学武 (93)
同船过渡	映 泉 (111)
闯旗祸	龚泽华 (139)
惊涛	陈世旭 (152)
小厂来了个大学生	陈 冲 (177)
我们的老六	孙少山 (210)
家书	[香港] 唐亦梅 (229)
品茶	刘学林 (245)
驳壳枪	李国文 (254)
明子和咪子	冰 心 (264)
姐姐	张 平 (268)
麦客	邵振国 (284)
危楼记事	李国文 (318)
花花牛	义 夫 (360)
典型形象	金 河 (376)

小河弯弯小河长	彭见明 (413)
晚霞	周克芹 (430)
这些“主任”呵.....	沈 锋 (451)
魂归何处	石 言 (465)
村魂	乔典运 (500)
生死之间	苏叔阳 (518)
胜似春光	舒 群 (533)
祖先的坟	赵本夫 (543)
野狼出没的山谷	王凤麟 (565)
关于鞋后跟的问题	蒋子龙 (593)
沧桑	〔台湾〕袁琼琼 (600)
尾灯	张 洁 (615)
云斋小说两篇	孙芸夫 (648)
为了收获	梁晓声 (656)
东平之死	庞瑞垠 (691)
溪鳊	林斤澜 (725)
“方”迷新传.....	〔回族〕马治中 (737)

龙 兵 过

邓 刚

—

这是一片银亮的海，静得没有一丝波纹，仿佛一块刚刚熨过的厚蓝布，整齐地铺在那里，以一股不动声色的气势，清晰地划出地球的弧度。金灿灿的阳光漫空倾泻下来，注进万顷碧波，使单调而平静的海面变得有些色彩了。遥远的天际浮起一层朦胧、神秘的光晕，不禁让人想起远古时代奇妙的神话传说。

此刻，这奇妙的神话真的出现了——平静的海面突然开始轻微的骚动，一片细碎的浪花沸沸扬扬起来，渐渐转成激烈的涌动，腾起白花花的烟气。猛地，一群黑蓝色的大鱼腾跃而起，在半空里划出一道道黑闪电似的弧线，跌落下去，激起一束束白色的浪花；紧跟着，后面又一群大鱼腾跃而起，再后面，啊——一长串大鱼正在此起彼伏地飞跃，排成长长的队伍，从天际的那一端，朝天际的这一端行进。轰！轰！跃起，跌落；跌落，跃起。似乎有一个强劲的统一号令，在天穹上震响，指挥着这威武而雄壮的阵容。大海为此而激动了，推波掀浪，发出欢快的呐喊声。这长长的、无休无止的运动着的鱼群，排列如此整齐而有秩序，驾着飞扬的水花浪沫，朝着一个目标，从容不迫地挺进。轰轰！轰轰！一道道黑蓝色的光波，在白花花的浪尖上飞舞，终于，占领

了整个海面。

“龙兵过！——龙王爷的兵马过队伍罗！”

一百八十五马力钢壳渔船上的年轻船员们惊呼着，纷纷跑出船舱。马达停止了轰鸣，高挺着的尖形船头对着这腾跃的鱼群默立，既表示敬意，又似在检阅这浩浩荡荡的海上仪仗队。面对着这自然界罕见的奇妙现象，久经风浪的老船长也有些激动，他赶紧把头探出舵楼，吆呼当船员的儿子。好一会儿，儿子才走出船舱，手里还握着那本高考复习书。船长不由得皱了一下眉头。

“龙兵”还在前仆后继地过队伍，发出雄壮而有节奏的轰鸣。一艘巨大的客轮驶过来，拉响了低沉粗重的汽笛，但这支队伍毫不惊慌，始终朝着那个目标前进。船长在海上漂浮了四十多年，见多识广，可每一次见到“龙兵过”的场面，都使他感到新鲜、激动和惊疑。这些鱼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谁指挥它们排列得这么整齐？为什么它们会这么紧密团结、纪律严明？……这些诱人的问号一直在他心胸里撞击，使他兴奋得一阵阵打颤。老一辈渔人把“龙兵过”说得更神：前面高竖着背鳍的鱼是旗兵，后面拍击着浪涛的是炮手，细细听去，还有锣鼓喇叭声呢！……

但是，眼前的情景比传说还要精彩一百倍。轰！轰！……简直是一万面大鼓同时敲击，一万支喇叭同时吹响，整个海面被搅得动荡起来，白花花的烟气直铺向天际。最前面的“旗兵”们并排着跃起和跌落，随着节奏的轰鸣，似乎在唱一支雄壮的歌曲。船长最欣赏这打头的一排“旗兵”。他曾有一次大着胆子把船驾到龙兵的跟前，朝这些神物使劲地瞪大眼睛。他看到龙旗兵们凶猛的头颅，坚韧而黑亮的皮，强力撬动的尾巴。它们是全队中体魄最大、勇气最足、飞跃得最高的开路先锋。在它们前面是一

道道急湍的海流，是一丛丛隐藏的暗礁，是一片片凶险的浪涛。然而，它们不惊慌，不停顿，不犹疑，高高耸起的宽大背鳍尽力向上飞跃，在浪烟波雾中威风凛凛地闪现。这是一排鲜艳的壮美的鱼的旗帜！正是有这一排勇猛奔跃的旗兵，才有这支长长的、浩浩荡荡前进的龙兵队伍。

船长想起了儿子，便把视线朝前甲板上投去。儿子静静地站在那里，不象别的船员那样激动地蹦跳，只是默默地注视，表面上不动声色，仿佛前面是一片空白，压根没有什么轰烈奔涌的龙兵过场面。船员们很是激动了一阵后，渐渐有些淡漠，开始卷烟、点火，随随便便谈起来，甚至谈起一件毫不相干的事。然而，儿子却始终注视着前面搅沸海面的龙兵。这种不动声色的激动，使船长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他觉得自己生了个奇怪的儿子，既象自己，又不象自己，总之，不能在自己后面腾跃！

四十年前，船长跟着父亲闯海，那阵子他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小香童。按那时的规矩，每条船上都要有一个眉清目秀的孩子做香童，烧香供养一个木刻的小海神娘娘。他干得很认真，每次烧香，都把小手洗得干干净净，跪在神龛面前。他真真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将决定父亲和全船人的生命安危。当他第一次看到“龙兵过”时，惊讶得尖声叫起来。父亲狠狠地拍了他一巴掌，骂道：“别嘴贱！”然后领着全船渔人朝这奔腾的鱼群垂手敬立，祈求龙王的兵马保佑吉祥平安，而且不时地往海里倒酒倒饭，慰劳龙兵们。那支龙兵队伍整整过了一个下午，父亲和船上的渔人就整整垂手敬立了一个下午！然而，即使这样，“龙兵”也不饶恕他们，当天晚上就刮起了一场可怕的风暴，对他们的虔诚表示怀疑和惩罚。于是，船上的香火烧得更勤了。善良苍老的父辈们爱鱼、杀鱼、敬鱼、怕鱼，对大海充满了感激和惊惧。

然而，当风浪呼啸着袭击帆船时，渔船上的人也不完全依赖“龙兵”和海神娘娘的保佑。危难之时，他们还得靠自己与大海搏击抗争。这时，人们都看着另一个充满活力的偶像——掌舵的父亲。大家齐声喊着：“老大！”“老大”是对掌舵者的尊称，尽管现在人们用“船长”代替了这个称呼，但他还是留恋这个“老大”。因为这个称呼饱含着骨肉相连的感情色彩。风摇浪颠之时，一声“老大”，立即使人充满了安定感。这时的船老大，表情比神像生动多了！他劈开两腿，死死地立在舵把前，吆喝着，叫骂着，暴怒着；对天、对海、对狂风恶浪表示着他奋力求生的意志。小香童不止一次地趴在舱口上，盯着搏击风浪的父亲，那鼓出来的眼珠，暴涨着的青筋，扭动着的肌肉，血珠从咬破的嘴唇中间渗出来，被浪沫粗野地冲去，又渗出来，再冲去……狂颠的船身把神龛里的海神娘娘也颠得滚了几个滚儿，掉进舱缝里。可父亲却象被船钉钉在舵把上，风浪始终也没砸倒他，只好狂吼一阵，垂头丧气地平息下去。然而，船刚脱险，父亲却和那些精疲力尽的渔人们跑进舱里，找到滚掉的海神娘娘，小心地拂去上面的灰土，然后又恭敬地把它请进神龛，大烧香火，感谢她的保佑，把恶战险浪的功劳全记在这块木头疙瘩上。

于是，父亲那搏击风浪的带着些凶气的英武形象，一下子便凿进小香童的脑骨里，永生永世忘不掉了。他对那些香火再也不感兴趣。终于，他成了一百八十五马力钢壳船的船长。

“龙兵”过去了，白花花的气和节奏的轰响在天边消失。做饭的老八仙（一个喝醉酒就要八仙的老船员）不满意地说：“这龙兵，没劲儿，我过去看的那龙兵过，几天几夜过不完！我蒸的窝窝头，小山一样多，往海里倒……”

“哎哟哟，怪不得你死了好几个死儿，原来给龙王爷的兵将

喂窝窝头呀！”小伙子们都笑起来，他们知道老八仙说话爱闹大玄，便逗他，“你那瓶洋河大曲没倒给龙兵吗？……哈哈……”一提洋河大曲，老八仙上酒瘾了，舌头直舔干嘴唇。按规定，出海打鱼是不准喝酒的，但老八仙哪能受得了，总藏一瓶散“地瓜烧”，关键时刻偷偷吮一口。油手油脸的大车笑老八仙小气：“你生了一窝酒瓶子，还喝这玩艺儿！”大车刚结过婚，为了讨个媳妇，一个劲儿往丈人家送酒。所以他认为生一窝丫头就是生一窝酒瓶子。老八仙不乐意了，反驳道：“好酒得坐在炕头上稳稳当地喝，这飘飘摇摇的喝个啥劲儿！下船到我家看看，光酒瓶子就装了五大筐！三女婿刚送来一瓶洋河大曲，七块多呢……”于是，从开春三月出海一直到这六月末返回，他老是一个劲儿地提那“洋河大曲，七块多”。特别是遇到凶险的风浪，船身倾斜得厉害的时候，老八仙就万分懊悔：“唉，那瓶洋河大曲丢了！”老八仙的三个女儿全嫁出去了，老伴儿也没病没灾，所以，他啥心思也没有，对死的唯一留恋就是那瓶洋河大曲。

尖削的船头开始切着浪卷儿向东北方向推进，船的左舷，遥远的天尽头隐约划出一线大陆的灰影，而右舷却是一铺万里的太平洋洋面。六月的骄阳悬浮在空旷的天幕上，更显得大海宽阔坦荡。此时，洋面平静得象蓝色的板块。船长走出舵楼，眼睛还舍不得离开“龙兵”消失的地方。奇妙的大自然，奇妙的鱼类，直到现在他还弄不清这种鱼的名称，是鲸？是海豚？还是箭鲈？……他不止一次在海上看到那些大得吓人的鱼，但无论它们多么大，多么凶，多么奇形怪状，都没给他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然而，只要鱼类象有性灵的人一样，排成长长的队伍，在统一的号令下，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就给他一种神秘的、雄壮的、充满智慧和令人敬仰的感觉。因此，他还是愿意称这群有纪律的鱼

为“龙兵”，尽管已经是隆隆作响的螺旋桨推动渔船前进的时代了。

龙兵过后会有一场风暴，老一辈的渔人都有这个经验，说是龙兵带来的。按现代的科学解释，这大鱼群的运动正是为了躲避风暴。可这鱼怎么会预测天气呢？船长眯起眼睛观察海面。六月正是太平洋季风升腾的季节，那股强有力的阴湿的东南风总是出其不意，挟雷持电，漫天盖洋而来，横扫它的西部沿岸。

二

大副走上来换岗——按规定，船正常跑路时，只要船长定准了针头（舵的方向），全船人就轮流换岗看舵。他那红扑扑的面孔放着快乐的光彩：“这龙兵过，嘿！……”小伙子这两天很快乐。船长却不高兴，特别是看到大副手脖子上挂的那块黄澄澄的小坤表，更有些来气。他本是喜欢这个高鼻亮目、很有些英俊的小伙子的。他有热情，有干劲，雄心勃勃。他爽朗地对大家宣布：将来要当六百马力大型渔船的船长！还要找一个最漂亮的姑娘做媳妇！对大副的第一个愿望，船长很欣赏。他是个心胸豁达的人，愿意看到年轻人象刚才腾跃的龙兵那样，在事业的道路上奋力腾跃。但对那个“最漂亮的姑娘”，他生了闷气，因为他知道那是个名声不怎么样的女人——打鱼的人谁不知道她，和这个好一阵，又和那个好一阵，撩拨得那些小伙子火烧火燎，都骂她是骗子。现在，这狐狸精又迷上了大副。全船的人都反对大副搞这个对象，但大副却毫不在乎，反而很自信地说，只要他一爱，那女人就“到此为止”了。这次出海，大副特意在沿途下港时，进城给那女人买了一块小坤表，并公开戴在手脖子上炫耀。

这么大张旗鼓地爱一个坏女人，船长无论从哪个角度也无法理解。他离开舵楼时，冷冷地扔了一句：“别光想那漂亮脸蛋儿！”“不会，不会。”大副笑嘻嘻地扬了一下手脖子，满面柔情地看了一眼小坤表。这个动作太刺眼了，那样健壮的打鱼人的手臂上，挂着小香蟹子那么点儿的表，而且还拴着一根细线似的链儿！给那女人的东西，你戴着显摆什么！船长终于忍不住，又甩了一句：“就那脸蛋儿值钱？”

“嗯。”大副脸也有些红了，因为他从来没听过船长用这样的口气说话。在海上奔波的这几天，大副经常在船长面前坦白自己的私念：“我一看见她……那黑眼睛……就受不了……”他知道船长是个坚强而宽厚的长者，所以，什么话也敢往外掏。粗心大意的小伙子今天才感到，船长对他这桩事不满意。但实在没办法，她太可爱了！那么白嫩的、太阳怎么也晒不黑的面蛋儿；那么滚圆的肩头；那么苗条的腰身；尤其在赶海的时候，她裤腿挽得高高的，两条被海水泡成粉红色的腿，那么苗实，那么美，简直叫大副浑身着火！尽管小伙子听说她有那样那样的事，但一看到这副俊气的模样，一切疑惑便都化为乌有了，甚至还觉得不太可能呢。

船长走下后舱，那里一片热热闹闹。船员都摊出给老婆孩子买的花布啦、凉鞋啦，正在比谁的好看。大车买的最多，而且用一个红包袱包着，这红包袱皮是他媳妇过门带来的，别看大车是个黑黝黝的粗汉，摆弄这小红包袱时，真有个柔情劲儿！旁边的人常因此笑他。说老实话，大车真想媳妇啊，刚结婚一个月就下海，唉，可把人想死了！那心里的滋味儿，就象系得紧登登的小红包袱，憋着一包爱劲儿。还有两天就要到家了，大家吵吵嚷嚷，欢喜得不行。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船员更盼家的了，在浪尖上

飘摇几个月，一旦回家，那股对父母、对妻子、对儿女的爱，就象潮水一样涌上来，以最大的热情温暖着亲人们的心。

但儿子却无动于衷！他正趴在舱铺的角落里小声背书：“地球的表面总面积为5.1亿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

船长在心里叹了一口气，看来顽固的儿子已铁了心认定考大学那条道了。儿子发现了父亲，迅速将书掖在身下，赶紧闭上眼睛装睡。船长心里又是一阵不快，儿子这种软绵绵的反抗，简直使他无可奈何。这个十八岁的棒小伙子，完全可以出息成一个精明强干的船长，但他偏走那条飘飘洒洒的路。船长肝火盛旺的时候，常在老伴面前吼：“鹅蛋孵出鸭巴子了，这哪是我的种！”老伴却不示弱，和他对吵：“你喜欢腥气儿，就逼着孩子也喜欢腥气儿，我可不依！”船长气得躺在炕头上呼呼直喘，他伤心！当儿子刚刚会爬的时候，他就把儿子抱进舢板里，摇到海流子上钓黑鱼。船长一手抱着这咿哇乱叫的小肉蛋子，一手扶着那被水流拖得沉甸甸的鱼线。一条两斤来沉的大黑鱼凶猛地咬住了钩子，拚命地拽动起来。船长立即把儿子柔嫩的小手按到鱼线上，让他感受黑鱼挣扎的力量和猎获时那种激动人心的喜悦。儿子骨头刚硬梆点时，他便教儿子驶船、下网。那长达几里远的挂网呀，他站在颠摇的船板上，舞动强有力的胳膊，一直拽了半个下午。他哼着古老的、深沉的、带有浪涛韵味的号子，让儿子同他一齐享受劳动的艰辛与欢快。儿子惊喜地去摘挂网上青色的大梭子蟹，银亮的、拚命摆动尾巴的鲢鲫鱼，“哎哟哎哟”地叫着。有时，他领着儿子去浅滩水湾里叉烟叶大小的牙鲆鱼，赞许地看着儿子正吃力地擎着鱼叉，那扁形的牙鲆鱼在叉尖上噼噼啪啪地挣扎翻动，把儿子也带得踉踉跄跄的。船长张大嘴笑着：“嗨，有准头！赶上他爹了！……”但是，随着儿子渐渐懂事，他不安地

发现，儿子开始默默地违拗着他的意愿。最后，做父亲的明确感到，儿子的兴趣不在那蓝色的海面上，而是在白色的书页里。用渔人的话说，儿子的心野了，他要驾着笔杆跳出给予他强壮筋骨的海。船长皱着眉头让儿子念到了高中，当儿子得寸进尺，要进城考大学时，船长终于按捺不住，不顾老伴的劝阻和儿子的反抗，大吼一声——“上船！”儿子成了一百八十五马力钢壳船的一员。尽管他看出儿子用沉默和佯装的驯顺来应付他，但船长充满信心，他相信自己的力量、热情和令人羡慕的闯海本领，会把儿子牢牢地钉在这艘钢壳船的甲板上！

现在，船长终于感到，他的一切努力全是徒劳的。他那些对大海的热情和激动，在儿子身上没有任何反应，就象锤子敲在棉花上。船长一度竟愤怒了，要同儿子摊牌，但儿子却象一条鲑鱼似的，滑溜溜地躲开他，不同他正面冲突，只是一个劲地抓紧一切时间，躲到舱下嚶嚶地背诵考试题。儿子深信自己走的路比父亲更了不起，所以表现得如此执着和顽强。

船长的愤怒终于变成了沮丧，他在儿子面前不再说什么了。现在，儿子象捉迷藏似地把书掖到身下，他也装看不见。其实他到舱下是来找儿子的。找他干什么？噢，谈刚才那气势壮阔的龙兵过。船长突然感到自己有些多情，他这颗老心还在为顽固不化的儿子散着热量。

大副走下来报告，他校对了一下海图，船头好象偏左舷方向跑，“我定的针头，跑老虎港。”船长平静地回答。

舱里一下吵嚷开了，大家都急着奔家，怎么一下又要中途靠港呢？船长等大家激动够了，才轻轻地说：“避风。”所有的吵嚷立即戛然而止，大家对船长的判断能力是深深折服的。船长决定要避风，这场风一定会很凶的。老八仙使劲儿地叭唧了一下嘴

唇：“他妈的，那洋河大曲，又得晚喝两天了！……”

船长回到舵楼，大副激动地说：“刚才气象台广播，有强台风自东南方向朝西北移动……”大副的眼睛不时地闪出佩服的光，他对船长的神机妙算五体投地了。船长朝东南方向眯起眼，广阔的洋面尽头，浮起一丝阴险的黑线，它将要占领这明亮的世界，并以强有力的速度，扫拂这条航线。

“不要紧吧？”大副小声地问，脸上早已失去欢快的颜色，并有些故作严肃。他愿模仿船长那带有一丝冷漠的严峻表情。没有这种伟大的表情，他觉得不配当船长。因此，大副那双英俊的眼睛开始认真地注意船长的全部动作，学他在暴风来临之前的沉静。

船长对大副的那些想法早就一清二楚，尤其他和儿子滔滔不绝讲海的时候，大副总象影子似地贴在跟前。大副有一本绿塑料皮儿的漂亮日记本，据说是那个女人送的。船长为此对这个小册子也觉得刺眼，上面肯定写着那些亲呀爱呀的字儿！但一次偶然的机会，船长吃惊地发现，那小册子上密密麻麻记着的竟是他对儿子的全部谈话，特别在那些关于打鱼经验的句子下还划了红杠杠。船长心里一动，“这小子，看样真能干出点名堂来！可惜爱那样的女人，唉！……”船长不是滋味地摇了一下头，下意识地看了那金晃晃的小表一眼。自从大副买了这块表，干起活来劲头更大了。船长真弄不明白，那样的女人，也会给大副带来干劲和强烈的事业心，真怪！

对照已掌握的风向和风速，船长又校正了一下船的航向。他极其熟练地唰唰转着舵轮，让大副看着，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样。

船头哗哗地切着浪片，对着大陆朦朦胧胧的一缕灰影，飞也